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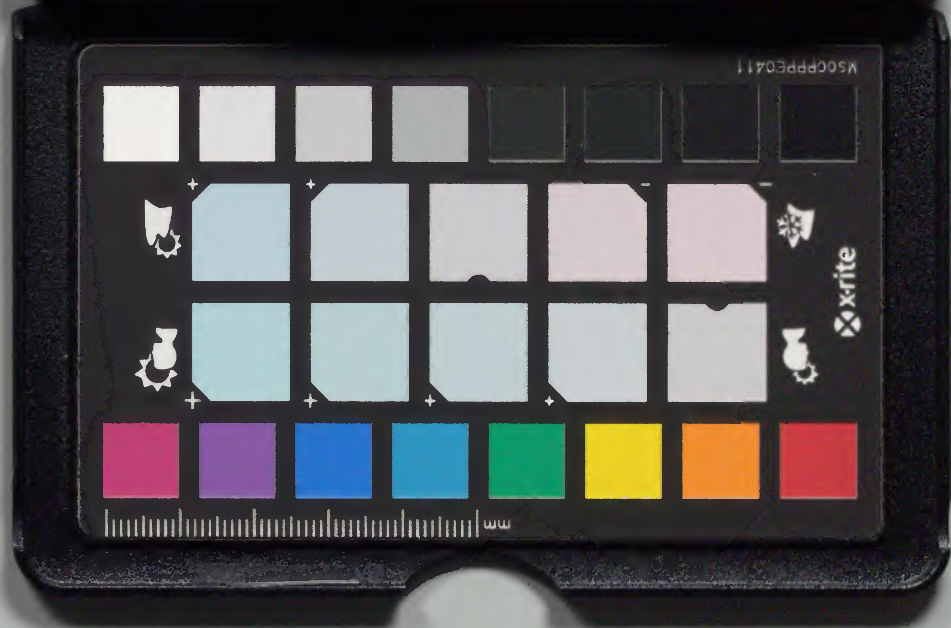
近思續錄

三之八

漢書門			
九	三	九	九
四	一	一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九	三	九
八	一	一	九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9	
冊數	4(2)		
函號	298	191	



近思續錄第三卷

致知類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
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
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
之差則應於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
誠心正而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
之平亦舉而措之耳

文集

淺草文庫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

謂知之至也

大學補亡

程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耳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又曰誠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

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
懼在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
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此兩條者
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
也又曰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
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
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

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
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
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又曰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
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
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
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

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
以入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
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
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
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
所以幽顯是也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
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
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而後能之又曰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又曰致知之要在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
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又曰格物莫若察
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者皆言格物
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也又
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
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也 大學或問下同

聖人設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

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必其

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

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皆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

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以進而別窮一事如此

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來諭謂孟子以養氣為學以不動心為始某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个是處甚好須是於

其一二一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語錄下同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人入德處全在致知

格物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心透徹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

上理會

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

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知得深便信得篤

讀書是格物一事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

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

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

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大疑則大進

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韓退之云沉潜乎訓義反覆平句讀讀書須有沉潜反覆之功方得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

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看道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不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密

事上皆有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教出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不見事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由格物至脩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經說下同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得此一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

着如此點檢致知誠意乃生死路頭

孔子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

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

致命痕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流

汗

學者讀夫一書於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而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

而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以及人

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文集下同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或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一書言之則先論而後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於後

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如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

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尔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意義者不待觀於他說而

先自屈矣太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
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
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
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
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饜飶真
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
知其至焉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而已 論語集註下同

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漸漬
又有以感入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
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
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讀尚書歷代世變難看不若求聖人之心如

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
 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
 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
 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
 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
 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
 篇辭稍雅與亦略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
 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

經說下同

尚書初讀甚難似見與已不相干後來熟讀
 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是切已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
 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亦不可蓋
 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然毋不敬
 安定辭安民哉豈可以此三句為變禮只
 是禮各有經有變先儒以儀禮為經禮儀
 禮中亦自有變然所謂變禮者又自有經

不可一律看也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它亦然

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天下之理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

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

只說一理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

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

字字有義也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

得平

先生作資治通鑑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夫歲周於
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
綱既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着
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
有感於斯

問看史先生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
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

上蔡看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語錄

下同

本史公樂書說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
古書可考

近思續錄卷之三畢

近思錄卷之三
一
夫思者心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思之官也思則天理明而人欲去矣

近思續錄第四卷

存養類

觀養說曰程子所謂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
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
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也方其未發必有
事焉是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
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

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孰能
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
此矣文集下同

先生與湖南諸生論中和書曰按文集遺書
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
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
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
或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
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
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
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
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
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
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
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

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
程子之答蘇李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
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又曰人道莫若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
爲此也

二先生所論敬字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
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

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
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是
只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
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
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語錄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
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者也文集

下同

學問根本在日用持敬集義工夫所諭敬字
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看聖
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不為嘿然無
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
一耳

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
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邵康節告

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學頃刻可盡但
須相從林下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
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
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循
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
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理義以

古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
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
之具可謂備至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
而庠序有實用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
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
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所不至者多
矣。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有執
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
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
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
內，便不直矣之云也。非是別有以操存乎
此，存是非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
其理也。

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

是學因作書字銘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易本義

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大學或問下同

敬者一心之王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曰程子於此嘗

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

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

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

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

力之方矣

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

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

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

則又當敬以察之不使其小有差忒中庸或問

問張子謂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先生曰不違仁者仁

在內而為主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
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而入
於內而不能久也語錄下同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
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
皆然故謂之誠

問思無邪毋不敬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
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意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
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

伊川答或人問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
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是
好

問周子一者無欲也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
何曰無欲與敬一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
持敬頗以費力不如無欲瞥脫

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

處教人做工夫

主一兼動靜而言或疑主一則滯先生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

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人心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

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
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
理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
小心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褊隘私吝
聖人之心曠然大公了無一物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
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
戒謹恐懼而已

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心才

係於物便是為其所動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
是涵養更將甚物涵養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
面莫不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有這物

人心惟定則明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

息

心肅則容莊

近思續錄卷之四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續錄第五卷

心克已類之說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已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所

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論語集註下

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

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

克矣

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

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

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

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

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

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

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

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

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集註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持以克己復禮

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也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

論語

或問下同

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理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

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内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中庸之強非世俗之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入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反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

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中庸或問下同
 不レ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
 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
 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
 要也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
 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

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
 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其間而
 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去其飛揚倔強之
 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
 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手帖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字語錄下同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只是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不遷怒不貳過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淵學處專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處

問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克己之私有二樣性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先生曰三者都在裏面然看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耳目鼻口之欲較多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自開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與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
看是那箇勝得

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是緊要這是
生死路頭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四勿工夫
先生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
用淨盡截斷了聖人教顏子克己譬如賊
來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

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顏子是

近前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聖人

教人因其資之高下要之成德則一耳

掌記胡侍郎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

是揮止禁約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

其私欲也

克己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王敬行恕

是漸漸服藥磨銷了這病

凡事上便有是有非是底即是天理非底即
是人欲天理至公人欲是私是則擴而克
之非則克而去之

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克伐怨欲須從
根上除治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

惡如此方是有益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爲人
欲引去做了又却悔先生曰此便是無克
己工夫須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
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
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
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

治氣稟偏處

人稟賦之氣，或偏於陰，或偏於陽。陰氣偏者，則其性多柔，而多憂。陽氣偏者，則其性多剛，而多怒。此稟賦之偏也。然稟賦之偏，不可不察。若其偏於陰者，則當以剛中之道，以濟其柔。若其偏於陽者，則當以柔中之道，以濟其剛。此所以為中者也。近思錄卷之五畢

近思續錄第六卷

家道類

家人卦九五六一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易本義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葛覃之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

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長而敬不弛
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其德
之厚而人所難也詩傳下同

卷耳之詩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
一之至矣

周南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
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穆
木螽斯羨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言

也其詞雖王於后妃然其實皆所以著明
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置芥
首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
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
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
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
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
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

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羨后妃而不本於
文王其亦誤矣

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
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其宗
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
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
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
施者博矣

雞鳴之詩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且
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
盈矣欲今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
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以為真非其心
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者何以能此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有疾病常以
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

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

論語集註

古者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

其為教

孟子集註下同

守身持守此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

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

為孝矣

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

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

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

有違尤人所難也瞽叟至頑常欲殺舜至

是而底豫焉蓋舜至此有以順其親矣是

以天下之為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

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

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焉子孝父慈各

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家禮通禮第一祠堂深衣制度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冠禮第二冠笄昏禮第三議昏納采納幣親迎婦見舅姑廟見壻見婦之父母喪禮第四初終沐浴襲奠為位飯含靈座魂帛銘旌小斂大斂成服朝夕哭奠上食吊奠賻聞喪奔喪治葬遷

柩朝祖奠賻陳器祖奠遣奠發引及墓下棺祠后土題木主及哭虞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祭禮第五四時祭初祖先祖禴忌日墓祭

問公子荆善居室先生曰如今人不治家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專去治家則汲汲於致富惟公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又皆曰苟而已不以此累其心聖人所

以義之語錄下同

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先生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它烝烝又人格茲至於瞽叟底豫便是宅有以

處那變處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先生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

止此言有味

諛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有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諛無驕則知有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論語集注下同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有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終身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矣

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亦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夫子言道之將行將廢皆歸之於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

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

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自失已

天民者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必其道可

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

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孟子集註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曾閔漆雕開

亦能之先生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
漆雕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行時規摹
儘大藏之不止藏它一身煞藏了事語錄下同
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
差了也
今世固有不赴科舉者然苟見富貴未免動
心更是不得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
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
不累人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
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
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
義緣他将許多話只就紙上說却不關自
家身已些子事

循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道理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有是箇定分

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

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

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

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知

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

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

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

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如何且其得喪

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輕孰重

則當有以處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

便有進退去就在裏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制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王者在義否
 先生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者
 義理合如何區處它義當富貴便富貴義
 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
 義理合如何

近思續錄卷之七畢

近思續錄第八卷

治體類

觀臯陶論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
 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
 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
 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
 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

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

文王之化始于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及也

詩傳下同

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一南之化如彼其

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風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者之可與有爲又以見上之導民尤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東山之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蓋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

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論語集注下同

馬氏謂夏殷周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先生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文質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孟子集注下同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

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
王道之始至五畝之宅以下則盡法制品
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此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
同亦如此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
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
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
情莫不欲佚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
謂也

服入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
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
者於此不可不審也

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也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之斯行綏斯來動斯和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雖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勢之遠邇事之先後所施有不同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

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皆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而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而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徧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大學或問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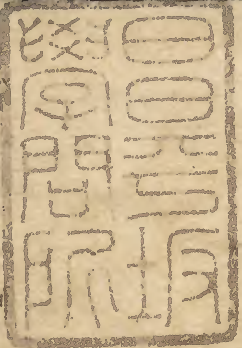
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

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猶父母之愛其子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父母之愛其子哉

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昧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猶有

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紆陳京裴延齡
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
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廢拔矣且正獻
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
悟以為有利於國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
納忠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
其歸怨於上也嗚呼若一公之言可謂深

得此章之指矣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近思續錄卷之八畢

近思錄卷八 論學

寬政戊午

